



論文學的隱與秀

傅庚生

文心雕龍隱秀篇，元時刻本即闕一頁，從「始正而未奇」到「朔

風動秋草」，「朔」字，是後人妄增的，紀昀已經據永樂大典校讎定案

了。黃侃文心雕龍札記「仰窺劉旨，旁緝舊聞」，補作隱秀一篇，大體說

來還不失彥和立篇的初意。其實文心隱秀篇的首章和後幅具在，中間

缺了的不過是申論與例證的詞句，我們喫一個「燒頭尾」已經儘夠

領略肥鮮的了。且把隱秀篇的頭尾抄錄在下面：

夫心術之動遠矣，文情之變生矣。源奧而派生，根盛而穎岐；是以文之英莖，有秀有隱。隱也者，文外之重旨者也；秀也者，篇中之獨拔者也。隱以愜意爲工，秀以卓絕爲巧。斯乃蕚章之懿績，才情之嘉會也。

夫隱之爲體，義主文外，祕響旁通，伏采潛發，譬又象之變互體，川瀆之縕珠玉也。故互體變爻，而化成四象；珠玉潛水，而瀾表方圓……（闕）

……（朔）風動秋草，邊馬有歸心，氣寒而事傷，此羈旅之怨曲也。凡文集勝篇，不盈十一，篇章秀句，裁可百二，並屈合而自達，非研慮之所求也。

或有晦塞爲深，雖臭非隱，雕削取巧，雖美非秀矣。故自然會妙，譬卉木之耀英華，潤色取美，譬繡帛之染朱綠。朱綠染繡，深而繁鮮；英華耀樹，淺而焯焯。秀句所以照文苑，蓋以勳也。

贊曰：深文隱蔚，餘味曲包。辭生互體，有似變爻。言之秀矣，萬慮一交。動心驚耳，逸響笙匏。

這篇的主旨不外兩層意思：第一，是論文學的風格有隱與秀的不同，第二，是說隱可以「潤色取美」，秀卻要「自然會妙」。我們藉今日對文學的認識作敲門磚，很容易的便可以敲開彥和的隱秀之門；再引而伸之，把文學隱與秀的質性，也可以由此弄清楚了。

什麼叫做「隱」？就是深蔚含蓄，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是它的特質，「此時無聲勝有聲」是它的奇致。作者有深曲的所思，奴役着他的想像，耳目所及，自然便會構成一種迷離曖昧的意象，能夠表現出這意象的自然便也是深曲之筆了。試一讀姜堯章過吳淞時所作的點絳脣：

燕雁無心，太湖西畔隨雲去。數峯清苦，商略黃昏雨。第四橋邊，擬共天隨住。今何許？許凭欄憶古，殘柳參差舞。

是暮秋的季节了，他還在海角天涯漂泊着，由空間上的遠渺感到時間上的飄忽。縱目太湖西畔，有燕鴈隨雲飛逝，給望遠的人遺下「逝者如斯夫」的感喟，它們卻揚長去了；看來多情的是自討苦喫，轉不如無心

125630

的好。他凝望着遙遠處幾引若隱若現的山峯，由於情感的外射作用，把它們人格化了，分明見那是和自己一模一樣幾個清苦的人兒，攢聚在一起商量着：「天色已是黃昏了，雲意還又沉沉，落一場濛濛的秋雨吧。」雲原是出入於山岫間的，清瘦筆立着的幾點秋山，想藉秋雨來抒寫清苦的情懷，正是它們的本分。這凭欄遠眺流浪者的情趣，跟它們底相契合了。這淒清的景象又撩逗起懷古的情緒（也許爲了先有懷古的情思，然後纔有清苦的感受，孰因孰果，迷離恍惚的不甚分明）。殘柳參差的舞着，也似在申訴滄桑的清況。嫋嫋兮秋風，衰柳婆娑的舞個不停，繫住了人的雙睛，也綰住了人的心靈……直到他從這物我兩忘的境界中醒來時，我們似乎聽見這詩人輕微的歎息。這裏是情與景的交融，這裏是深曲之筆表達出深曲的情懷：「瀾表方圓」由於有「珠玉潛水」——這便是「隱」。

什麼叫做「秀」？就是韶美英露，它是憑靈感的觸發，不受意識的控制，「思合而自逢，非研慮之所求」的。試一讀謝康樂在永嘉登池上樓詩：

潛此媚幽姿，飛鴻響遠音，薄霄愧雲浮，棲川作淵沉。迷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，徇祿反窮海，臥疴對空林。衾枕昧節候，裘開暫窺臨，傾耳聆波瀾，舉目眺嶠嶽。初景革緒風，新陽改故陰，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。「祁祁」傷幽歌，「萋萋」感楚吟，索居易永久，離羣難處心。持操豈獨古，無悶微在今。

自從那一日樓上窗前獨對着空林，看厭了一派蕭索氣象，便病倒在牀上，幾會知有冬去春來？這天覺得身上輕爽些，慢慢登了樓，窺開窗帘，忽

然覺得日影親人了，池塘邊陡的生出茸茸的春草。這新鮮的意趣兜地上心來，在意識上偶然畫了一條印痕，吟哦伸紙時，虧它又駉駉的奔赴腕下，這樣纔凝聚成「池塘生春草」絕唱千古的詩句。這便是「秀」。

「夫心術之動遠矣，文情之變生矣」，「心術之動」是情思之本，「文情之變」是因情思而氤氳以出的想像。「源與而派生」的自然以「複意爲工」，「根盛而穎峻」的自然以「卓絕爲巧」；要緊的是「秀」本有「根」，「隱」亦有「源」。拋卻情思之本，便成了無源之水，無根之木。無源之水偏要紆迴曲折，其涸也可立而待，這樣表現於文學上的便是「晦塞爲深，雖與非隱」。無根之木偏要著萼敷蕊，正是裁錦製花，都無生氣，這樣表現於文學上的便是「雕削取巧，雖美非秀」。有內蓄的情思主宰着的，猶如風行水上，自呈漣漪，花放枝頭，別有生意，這叫做「水深則回」，「根之茂者其實遂」。文之英蕤，原是從情思的根本中來。「自然會妙」的不消說得；「潤色取美」的也是貼切自己的情思，選擇最妥洽的辭句，希冀着筆下能描繪出本來的面目。「斯乃舊章之懿績，才情之嘉會也」。

且再讀秦少游的浣溪沙：

漠漠輕寒上小樓，曉陰無賴似窮秋，淡煙流水畫屏幽。自在飛花輕似夢，無邊絲雨細如愁，寶簾閒掛小銀鉤。

描繪一種輕愁淺恨的情緒，十分熨貼。百無聊賴的他，獨坐在樓上，樓又小，寒又輕，春陰的早上卻有深秋的光景。隨便把目光游過去，是那續着

淡煙流水景物的畫屏。有意無意間在想着，看看樓外真的景色吧，便移目到門外，看夠多時似夢的飛花，又看倦了如愁的絲雨。把目光轉挪到窗簾上，一會兒，又呆呆的癡望着那閒掛着的小銀鈎……：心上是輕愁淺恨，這時便在這「小」的簾鈎上玩索着「輕」，在這「銀」白色的小物事上玩索着「淺」，一時物我兩忘，完成了純美感的經驗。過後回味思量，窗側的小銀鈎和心上的輕愁淺恨融成一片，纔藉這「寶簾閒掛小銀鈎」七個字把自己覷見的意象表現出來，祇寫眼前有限景道盡心間無限情，看它夠多麼含蓄！

過去的诗詞話裏，常提到什麼「景語」、「情語」，把這般歸於含蓄的就稱為「以景結情」。這等的說法，容易令人誤解，以為作者在作品的收束處，有意的抬出「景語」來掩掩藏藏的，纔顯得夠味兒似的。錯了！作者原是在這景物上一度「入而與之俱化」，構成此一意象，所以纔有這一「結」。若竟說任誰都可以取這「以景結情」作訣竅，便能寫出含蓄的好文章來，豈不滑稽？意象的創造要你自己身心有切實的感受，創造的表現要你自己的意匠去慘澹經營。景色進入你的視野，在你情思上果已挑動了什麼樣的反應，然後你的想像纔得馳騁於其間，尋得個著落。若是中無所蓄，只是學會了生拉活拽的以景結情，恐怕見不出什麼含蓄來，只能透出笨拙。另外舉一個例來說明它，便清楚了。

容齋隨筆上記着一段：

老杜縛雞行一篇云：「小奴縛雞向市賣，雞被縛念相喧爭。家中厭雞食蟲蟻，不知

雞實還遭烹。蟲雞於人何厚薄，吾叱奴兒解其縛。雞蟲得失無了時，注目寒江倚山閣。」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。至結句之妙，非他人所能企及也。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，全擬其意，舉以相示云：「東船得風帆席高，千里瞬息輕鷗毛；西船見笑苦連鈍，汗流撐折百張篙。明日風翻波浪異，西笑東船卻如此。東西相笑無已時，我但行藏任天理。」是詩誦至三過，頗自喜。余曰：「語意絕工，幾於得奪胎法。只恐『行藏任理』與『注目寒江』之句，似不可同日語。」德遠以為知言，銳欲易之，終不能滿意也。

杜工部作品之所以偉大，在他有深廣的同情心。我們如果是心眼兒細如針尖的人，羨慕他的偉大，也檢大的說，下筆便是些「大國民話」，又有什麼足取？「雞蟲得失無了時，注目寒江倚山閣」，憐憫衆生的愚蠢，一片菩薩心腸，注視着水流山兀，真的「余欲無言」了。結句之妙，妙在「隱」——是偉大人格迸射出的電光石火，豈容別人去捕影繫風？文學的含蓄，不是打腫了臉可以充胖子的，要方寸中真個有些蘊藉纔來得。

試再讀少游的鵲橋仙：

纖雲弄巧，飛星傳恨，銀漢迢迢暗度。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卻人間無數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夢，忍顧鵲橋歸路？——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。

話說得乾乾脆脆，讀將來，真個如夏月飲冰，像哀家梨的入口便消釋。牛郎織女在每年七夕纔得一度相逢，世上似我們多少饕餮的人都替他們抱委屈，說天上的雙星還不如人間的夫婦。這庸俗的見識啊，我們一向就安於這庸俗了；驀然在眼前觸到「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卻人間無數」這般玉潔冰瑩的詞句，不由得使我們羞見自家心腸的塵濁。

125632 「柔情似水，佳期如夢」這三百六十日中一夕的相逢，倒撒下了三百五十九日黯然魂銷的種子；「忍顧鴛鴦歸路」是的，便鐵石人兒也該斷腸。然而——「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」，看人家會轉出

如此灑落的情趣來，真風流，真個儷，天一般高的智慧，海一樣深的情戀，纔成就了這一篇秀美的作品。但儘管有淮海般的襟抱，創造出這般光景的一闕詞來，也還要倚「萬慮一交」的興會。我們套用王靜安的筆調，可以說：「少游詞境最淒婉（含蓄）；至「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」，則變而為卓秀矣。」

何妨再一讀陳履常的減字木蘭花：

博博嬌嬌，芍藥枝頭紅樣小。舞袖遲遲，心到那邊客已知。金尊玉酒，勸我花前千萬壽。真真休休，白髮簪花我自羞。

他嘗自矜說「於詞不減秦七黃九」；恕我不敬，至少他的這一闕要價減秦七。我們只能說他是志於秀了，可是還沒有臻於秀。也許因為是晁无咎出小鬢佐飲，即席之作，沒有給他「閉門覓句」去邀致靈感的空閒吧。「娉娉嫋嫋，白髮簪花」，原已有些倚老賣老的神氣；「真真休休」，詞意間又有些恹恹，吞吞吐吐的，便累死也做不到穎脫而出，和「秀」早已絕了緣。我們要說淮海詞當得起「英華耀樹」，對後山只可還他一句「芍藥枝頭紅樣小」，那便是小巫見大巫了。要說筵前酬應，不容易產生好的創作嗎，試將此闕與杜牧之的「華堂今日綺筵開，誰喚分司御史來，忽發狂言驚滿座，兩行紅粉一時迴」併讀，我們會分明的覺

察到「動心驚耳，逸響笙匏」的，到底還要推「杜郎俊賞」，有道是「根盛而穎峻」，詩的秀句，也有幾分要仗詩人的秀骨呢！

韶秀要待靈感的觸發，含蓄要靠情景的交融，歸根結蒂一句話，還是老話頭「修辭立其誠」。祇要他的靈府心田中真有那麼一當子事，寫出來自然能動人；想在無中生有，或是曾經著幾分勉強，就難免浮滑晦澀。病象暴露，在筆端，病根還在作者的腔子裏。

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中論「自然」的一則：

俯拾即是，不取諸鄰，俱道適往，著手成春。如逢花開，如瞻歲新。真子不奪，強得易貧。幽人空山，過雨采蘋。薄言情悟，悠悠天鈞。

就是象徵着善乘靈感的創作。正好觸著時，「俯拾即是」，待得六情底滯而搜索枯腸，就是「強得易貧」，不免要露出寒乞相了。論「含蓄」一則：

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。語不涉題，已不墮愛。是有真宰，與之沉浮。如濛濛酒，花時返秋。悠悠空塵，忽忽海漚。淺深聚散，萬取一收。

就是象徵「深文隱蔚，餘味曲包」的妙境。「是有真宰，與之沉浮」，含蓄的主宰仍然在內蓄的情思，浮者自浮，沉者自沉。如果沒有情思統攝着，只是機械式的臨收煞便咽住，意味就索然了。

蘇東坡飲湖上初晴後雨詩：

水光瀲灩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

他要把西湖比西子，我們又何妨把他這首詩來比隱與秀呢？「水光瀲灩」是秀美的模樣，「山色空濛」是隱美的模樣；真摯高卓的情思就

等是西子那天成的丰姿美韻。隨她淡妝濃抹，一顰一笑，都有惹人憐處；倘若拋開情思之本，只求隱與秀的貌似，就如效顰的東施了。彥和也曾說過：「夫鉛黛所以飾容，而盼倩生於淑姿；文采所以飾言，而辯麗本於情性。故情者，文之經，辭者，理之緯，經正而後緯成，理定而後辭暢；此文之本源也。」（文心雕龍情采篇）大本大源上踏實了，表現的技巧就成了餘事。但是因為隱與秀是兩個極端，各有適宜的題材，各有完整的面目，通融不得，參差又不可。表現上到底也不容絲毫放鬆，淡掃蛾眉和紅豔凝香，不能同時呈露在一個俊龐兒上。比如溫飛卿的夢江南：

梳洗罷，獨倚望江樓。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。腸斷白蘋洲。

最末一句，過去就有些人批評它，說是「意盡」。本來若是在「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」處便結束了，正是言有盡而意無窮，當得起隱美之作；但是爲牽就夢江南的詞調，不得不加上五個字去，這麼一來，就成畫蛇添足了。可是我們讀馬東籬的天淨沙：

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風瘦馬，夕陽西下，——斷腸人在天涯！

也是在篇末點題，爲什麼沒有「意盡」的感覺呢？這有兩個原因。第一，溫詞是從思婦生活的本身說起的，說她早晨起來，梳洗之後，就倚定樓窗，佇望着江上過往的船隻，一直到太陽要落山了，也沒見她所期待着的游子歸來；眼前祇剩下脈脈的斜暉，悠悠的流水，「此情此景共天涯」，多麼耐人尋味！偏在末了足上一句說她「腸斷」，便是多餘的解釋了。馬曲是一連寫了許多外在的景象，都是用作陪襯的，末了纔逼出天涯

客子的「斷腸」，透露了主旨，以上的話語纔有了著落。若在「夕陽西下」句便收煞了，那些紛亂的影像如何能一貫起來呢？所以末一句不可少。第二，溫詞的意境是寫居人深曲纏綿之思的，最好是孕有一種迷離愉悅的意象，而歸於含蓄，寫到「斜暉脈脈水悠悠」卻正合適；一經道破就點金成鐵。馬曲的意境是寫征夫日暮途遠的苦況的，應該是觀及一種蕭索淒涼的意象，而噴薄以出。我們看：那廂是枯藝老樹，昏鴉尚且有窠巢可棲；小橋流水，那村戶人家更有多少團圓相聚的樂趣。這廂呢，卻是迤邐無盡頭的崎嶇古道，西風慄起，瘦馬趑趄，眼看那夕陽又像大火球一般急遽的往下落。斷——腸——人——在——天——涯——這纔畫龍點睛，破壁飛去，完足了它這以利那動萬古的秀美。

隱美就要含蓄不盡，秀美則是不恤說盡的；前者說盡了就是「續晷」，後者偏不說盡就是「截鶴」。詔秀的作品，我們雖不相信是「神助」，卻需要真的由作者「觸著」，寫出來便能「狀溢目前」，讓我們驚歎着虧他竟從哪裏想得起？若「只是一直說將去，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」，就會流於淺率浮滑，使我們納悶他爲什麼一定要寫含蓄的作品，要作者在情思上真的有所蓄積，虔誠的寫出。有時並不是掉筆花兒，卻自然而然的像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一般，「情在辭外」，特別耐人咀嚼。若只是假意的半推半就，含糊其詞，就難免要模糊晦澀，令人如在霧裏看花了。作者能夠把由於情思，透過想像，真真窺見的意象，忠實的合適的表現出來，情辭表裏沒有鬆懈的地方，矯揉的痕迹，便是上品。秀

125634 也好，隱也好，各有各的當行本色，各有各的動人心處。辨隱秀，是文學批評賞鑑者的閒磕牙兒；創作者原是無所容心於其間，本然已隱，自然而

秀的。但也讓我們這般閒磕牙兒的人們說出我們的希望吧！文學創作，我們相信他會時時鼓勵自己的情與知，軫軫着走向寬廣、擊深、卓絕、

偉大的路上去。待到情知訢合無間，進入『雲淡風輕近午天』的境地

時，就着這人格的根株，放出藝文的花朵，感情真，思想善，形式美，真善美

渾同如一，纔是文學的最高境界。這種文學風格，好像是光瑩溫潤的美

玉，它映射出光瑩的特質，便是秀美；包韞着溫潤的特質，便是隱美。極詣

的作品，會炫惑了我們的眼睛，摘不出哪一句是秀，也辨析不出它是在怎樣的孕度着隱；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後，道周性全，轉而又像是無德可稱。嚴滄浪所說的：

盛唐諸人，惟在興趣，羚羊掛角，無迹可求。故其妙處，透徹玲瓏，不可湊泊；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

便是天人合，隱秀參的最高境界。這是理想的文學標準，找不出代表作來。朱元晦說：「文字自有一個天生成腔子，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。」『盛唐諸人』的詩，也只可以說能『貼』着它罷了。

世界委任統治地及殖民地(一)

(甲)舊屬日本之委任統治地

地 名	面積(方英里)	人 口	目前 狀態
馬夏爾羣島(Marshall Is.)	一六〇	一〇,〇〇〇	各羣島現由美國占領
喀羅林羣島(Caroline Is.)	三八〇	三一,〇〇〇	
瑪里恩那羣島(Mariana Is.)	二四〇	四四,〇〇〇	